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 第三冊

宋遼金元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

第三冊

宋遼金元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

第三冊 宋·遼·金·元史研究論集目錄

宋初二帝傳位問題的剖析	汪伯琴	一
從編纂「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談到各國研究宋史的現況	宋晞	九
宋代遼郡之馬市及馬之綱運	林瑞翰	一八
從遼堯看宋初四朝之軍事與政治	梁天錫	二六
青苗法之變動	辜瑞蘭	三二
宋末廬門之役史實補遺	湯翼海	四二
宋代注華國使筵里三文入華行程考	羅香林	四七
宋官富行宮考	簡又文	五三
九龍南宋石刻考	簡又文	六八
潮州何在	簡又文	七五
五代兩宋時代中菲關係之探討	吳景宏	八九
象山說格物	戴君仁	一〇七
白雲宗	孫克寬	一一〇
岳武穆與張所	李安	一一二
江參生卒年試探	翁同文	一一五
劉恕及其史學	王德毅	一一六
徐夢莘年表	王德毅	一二三

宋淑真的籍貫和生年考..... 潘壽康 一三三

楊妹子..... 江兆申 一三六

奚部族及其與遼朝關係之探討..... 李符桐 一四七

遼承天太后主政時期之內政..... 吳平 一八七

遼朝林牙、翰林考..... 島田正郎 一九五

遼朝鞠獄官考..... 島田正郎 二〇九

遼朝于越考..... 島田正郎 二二三

遼代「千人邑」研究..... 王吉林 二四〇

遼史世表探源..... 王吉林 二四三

日本遼史學論著目錄..... 島田正郎著 許極燦譯 二四五

蒙古元帝室后妃信奉基督教考..... 劉光義 二五一

元世祖招諭日本始末..... 王啓宗 二五八

元軍第一次征日考..... 王啓宗 二六五

元軍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勢的分析..... 王啓宗 二七三

元軍第二次征日考..... 王啓宗 二八〇

元朝的「錄事司」攷..... 王民信 二八九

十三世紀蒙人飲酒之習俗儀禮及其有關問題..... 袁國藩 二九八

十三世紀蒙人之婚姻制度及其有關問題..... 袁國藩 三〇三

十三世紀蒙古戰士之裝備..... 袁國藩 三一五

元代中菲關係之探討..... 吳景宏 三一五

元代道教茅山宗	孫克寬	三二九
元人雜劇論略	羅錦堂	三四一
劉兼忠略論	袁國藩	三五五
元史劄記	袁國藩	三六五
元王恽驛赴上都行程考釋	袁國藩	三七二

宋初二帝傳位問題的剖析

汪伯琴

宋太祖趙匡胤以陳橋兵變，垂手而成帝業，遠在五代亂世，並非罕事。但他百年之後，不得位於其子德昭，而由其弟匡胤繼位，可說在開國史上是一個特例。何以如此？據宋史太祖的母親昭憲杜太后傳說：

「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養，不離左右，疾亟，召趙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嗚咽不能對。太后固問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太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天下有長者，天下豈為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眾，能立長者，社稷之福也。』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顧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命也。』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書臣普書，藏之金匱，命瑾密宮人掌之。」

宋史太祖及太宗本紀，魏王廷美傳，趙普傳，司馬光凍水記聞，馮琦原考，陳邦瞻編錄之宋史紀事本末，大意相同。於是而有所謂「金匱誓書」，或稱「金匱之盟」。

這事的真實性如何？茲試從客觀的形勢和各主體間的利害關係，加以分析。

杜太后這項傳位長者的訓示，就當時客觀的形勢來看，是有必要的。因為宋太祖雖受周禪，然在位十六年餘，荆、湘、復、南、廣及南唐，均新降服，吳越雖效順，尚未收歸版圖，北漢負隅一隅，時與外敵相勾結，尤以北方之契丹與西北之夏，窺伺侵擾，更不可稍有疏虞，國勢如此，使無英毅年長之主，宋的基業能否鞏固，殊有問題，故立長者是一項很正確的意見。

再就太祖兄弟們當時的年齡來加研考，也有必要。據宋太祖本紀，太祖在位十七年，薨時年五十歲，由此逆數，藉知他受禪時為二十四歲。太宗在位雖有二十二年，因太祖死未逾年，太宗即改元為

太平興國，故太平興國的元年，實即太祖的開寶九年，去其重複，只能算他在位二十一年，由此逆數，藉知他即位時為三十九歲，在太祖即位時為二十三歲，較太祖小十一歲。又據魏王廷美傳，廷美死於雍熙元年，年三十八歲，由此逆數，藉知廷美在太宗即位時年二十九歲，在太祖即位時，方十三歲。較太祖小二十一歲，較太宗小十歲。又太祖長子德昭，於太平興國二年自殺，其生年若干？史未發明，然從其弟德芳死於太平興國六年，年二十三歲。及太宗北征時，德昭與廷美已皆從征兩事以為推測，其生年亦當在二十歲左右，在太祖即位時，只數歲耳。是太祖、太宗、廷美、德昭四人的年齡，相差都在十歲上下，而成一梯級形狀，故為剪平尊輝，鞏固宗社着想，使他們遞相輪代承繼承帝位，確是一項很安全的構想。現在更從有關各主體方面分析如下。

一、關於太祖方面：從有關此事的各種記載看來，不僅杜太后有「立長」「傳弟」的意思，即太祖本人亦有傳位於弟之意。宋田況儒林公議云：

「太祖承五代易姓之後，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試艱危，有英睿之斷，可以王天下，故終以大寶授之。太宗纂嗣，下河東，海內生靈慶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聖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遠惟免奪之心，豈遠是道哉。」

蘇傳養川童華云：

「太祖以晉王（即太宗）尹京，對罷，宣諭曰：『久不見汝所乘何馬？』乘來一靚。』逆傳呼至殿陛下御馬臺，敕令晉王對御上馬。太宗惶懼，辭逸。乃宣諭曰：他日汝自合常在此，上下馬何辭焉。』太宗駭汗趨出，命近侍說留送上馬。遂再拜乘馬，馳走回旋於殿庭而出。太祖示嫌及之意也。」

王禹偁陞進事載立晉王一節，更明白的說，「皆太祖之心自欲如此，非出於杜太后也。」按王氏此書，雖有人以其前後矛盾，疑為

偽造，然其中亦不無可採之處。蓋太祖之得天下，非因兵變而偶被推戴，實係出於預謀。而兼成其事的，則為太宗與趙普二人，這有許多事跡，足資證明：

(1)據宋史杜太后傳：「……及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后曰：『點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兄素有天志，今果然。』」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初奉周命北伐契丹，前軍先發，時都下許言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庭茫然不知。」司馬光涑水記聞：「……及將北征，京師間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書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若此，將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當奮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默然而出。」

由此可見太祖本人以及母姊等，均平知其事，並且預謀已斷公開，連京師的士民，亦因政變之將發生而挈家逃匿了。

(2)黃抱英錄雪亭雜言載：「兵營某陳橋兵變有曰：『阿母素知兒有志，外人翻道帝無心。』又曰：『黃抱不是尋常物，惟信軍中偶得之。』」

(3)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太祖詰帶光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明，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代制書，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出諸袖中，進曰：『制書成矣。』遂用之。」可見陶穀如不早知其事，怎會預先草成禪代制書，僅在袖中？或謂此可釋為陶穀文思敏捷，臨時草成，未必先知其情。然據宋文苑備聞評云：「太祖北征，其未行也，掌書祖道於芳林園，陶穀整欲致拜曰：『回來，難為拚助也。』」畢沅續資治通鑑考異釋加按語，謂「穀難歸心太祖，不應於祖道時預泄其謀。」但當時京師既已謠言將於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則陶穀所云，殆已成為半公開的祕密，故東氏所載，仍可作為陶穀之草禪代制書，係事先知情之佐證。

以上幾點，可證他們進行政變，中外早有佈置。而太宗等陰謀策畫之詳實情形，因許多原始資料，如太祖、太宗的實錄等，早經修改，已不易窺得真相，只有在專著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所記載較為曲折詳盡，茲摘錄如下：

「癸卯，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眾心稍安。……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惟恐知之，不知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衛上黨李處耘以其先白太祖弟匡義，匡義時為內殿候供奉官都知，即與處耘同通歸德節度使曹宇記前人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紛，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順逆曉諭之曰：『太祖忠孝，必不汝欺。』諸將相顧，亦有稍引去者。已而復集，蓋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祖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贊叱之曰：『眾立，大事也，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屢境，將其誰何，苟先獲却，歸始謀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埃寇還師還，則事變未可知也，苟不受眾，六軍決亦難向前矣。』

「普顧匡義曰：『事既無可奈何，政須平為約束，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天命，實繫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城益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將生變，若能嚴救軍士，勿令割裂，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御隊軍使郭延贊馳告殿前都指揮使淡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陽王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立待旦，太祖醉臥，初省者甲及黎明，四面吽吽而起，聲震原野，普與匡義入白太祖，諸將已擗甲執兵，直扣殿門曰：『諸將無主，願眾太尉為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廳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覆拜庭下，稱萬歲。太祖固拒之，眾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道而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刺竊為戒。」

從上所引記載看來，他們的確表演得有聲有色。當兵變初起，趙

普和區區，不但不肯立即應允將士們的要求，反先晚以事理順逆；接着，是趙普察其勢不可遏，乃表示氣立是大事，應當審圖；接着，又提出條件，要先破敵，始議此。最後趙普才喊着區區說，事既無可奈何，便妥約東軍士勿割郡城，然後連夜派遣郭廷亮馳告素所歸心太祖的實力派石守信和王審琦，以為外援，等到一切佈置就緒，才在將士環立，四面叫呼聲中入白太祖。而最妙的是太祖，當這艱危受命，率師北征，軍士揮甲震刃，四面叫呼聲中，他反能醉臥得不省人事，真是出乎常情之外。前引司馬光涑水記開會經過，太祖未出征之前，已經聽到許多有關他自己的傳言，且曾警告家人而受到姊妹的斥責，現在出征的第一天，即使沒有外界的傳言，也應顧到身為統帥，此行所負使命的重大，而以戒慎恐懼之心臨之，怎可在軍中醉酒高臥，這明明是一種偶裝，來掩飾成功的掩護，成則坐享其成，敗可推卸責任。以後由於這一策劃的成功，帝業的取得，太祖的心中，自然要感激太宗。加以當時內則兵悍將驕，外則強敵窺伺，而自己的兒子，年給又小，在這許多因素之下，使很自然的會想到應該傳位給他弟弟了。甚至在政變之初，兄弟間即已有了默契，也有可能。

二、關於太宗方面：宋之創業，雖始於陳橋兵變，實出於預謀篡奪，已見前述。然肯先起意的，疑非太祖而為太宗，當時太宗所以不出面的原因，大概是他在周代所任供奉官都知一職，（他任殿前都虞侯，是太祖即位以後的事，見專元續資治通鑑。）不知乃兄殿前都點檢之尊，換句話說，太祖有實力號召力強，推他出而謀舉大事，較易成功，故自己寧願隱藏在後，由乃兄先來領導，其情形頗似李世民的創唐，特利用高祖時為太原留守的地位，以成其事。等到大功告成，因基漸定，太宗自必取而代之，以滿足自己初時的欲望。就因此種種原故，於是有人懷疑太宗因久不及待而欲兄之事，即所謂燭影斧聲的疑案。李養績資治通鑑長編載：

「……上不豫，驛召（道士張）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維忠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闈已成，玉鑰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復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避之狀，跪而上引拉奔竄地。大驚謂晉王曰，好為之。」

席，若有所避之狀，跪而上引拉奔竄地。大驚謂晉王曰，好為之。」

李氏所記，大概係據吳備文藝所為湖山野錄而略加刪潤的。此外

蘇博直筆所載，與文藝略同。

又劉定之宋論亦以太宗不踰年改元，及以「太平」「興國」就其

年，為狀兄之證（程敏政的宋紀受給考已加詳辨）。關於太宗是否果有

欲兄篡奪之事，固不易知，但據專元續資治通鑑云：

「冬，十月，帝不豫，壬子，命內侍王維忠就建隆觀設黃籙醮。是夕帝召晉王入侍，夜分乃退。癸丑，帝崩於萬歲殿，時夜四鼓。……」

據此，是太宗在太祖臨死之夜，猶在宮中。從太宗夜分退出宮中而太祖四鼓即死這些跡象看來，實有易啓人疑之處。故明張海批評此事說：

「……然太宗虎視大物，不避之名，推兄居之，徐取鈞權，直忘久假。」

這真是洞中太宗的肺腑之言。不過，太宗之繼承帝位，儘管杜太后有傳弟立長之說，太祖本人有傳位之意，而太祖的嫡系人物是不甘心的，下列數事，可資證明：

(1) 太祖崩時，曾發生中使傳召德芳而改召晉王（即太宗）之事。據專元續資治通鑑長編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上崩於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維忠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維忠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

後開維忠至，問曰：「德芳來耶？」維忠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宦者，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據此，可見太祖初崩，宋皇后是意欲召德芳入繼帝位的。（何以不召德昭？

或因德昭時不在京，又或因非宋皇后所生之故。）由於王維忠之違命改召晉王，才得律承大業。太宗對於宋皇后雖許以共保富貴，以復宋皇后葬葬，竟違之於故宋國是公主第，崩乃權頌普濟佛舍，不為之發喪（一見流揚藻盡句號），可見他仍懷恨在

心。

(2) 太宗征幽州時，軍中曾有謀立武功郡王德昭之事。時為太平興國四年，距太宗即位，雖經四年之久，軍中仍多歸心太祖的。

(3) 趙普亦有不贊成傳弟之事。前引李氏長編云：「……他日，帝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曰：『太祖已謬，陛下豈容再謬耶？』」此事朱升由清舊聞所載詳解，更為明白，舊聞云：「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獨趙韓王(普)密有所啓，太祖以重違太祖之約，不聽。太宗即位，入盧多遜之言，怒甚，召至闕而詰之，韓王曰：『先帝若聽臣言，則今日不啻聖明，然先帝已錯，陛下不得再錯。』太宗首肯者久之，韓王由是復用。」據此，是趙普原亦不贊成太祖傳位於弟的，並可證明所謂金匱誓書，亦未必真有，否則趙普明知在太祖有傳弟之訓，而又破壞之，豈非有違太后之顧命而渝盟誓嗎？

在視屬，軍人和文臣們的反對暗流中，太宗為要使他以弟繼凡的地位合法化，必須找出一個光明正大的根據，才可壓服衆心。同時，趙普有遺疏多遊說，於太祖開寶六年八月甲辰，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末朝，始授太子少保，留任京師。在鬱鬱久不得志之後，想起太宗當初首謀篡奪的往事，基於權利慾的衝動，他也自甘變心轉而輸誠於太宗了，於是帝臣重相結合，利用往日杜太后傳弟的口說，將它改變成紙上的誓書，因而太宗也變成是根據杜太后的遺誓來繼承帝位，名正言順，自不成再被人們反對了。金匱誓書，既被當作宋室傳位的法典，太宗繼承帝位之後，對於誓書中所謂「傳弟」、「傳長」，便不應毫無表示，於是：

(1) 太宗於開寶九年冬十月甲寅，即皇帝位之後的第七天，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

(2) 丁卯，詔以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在宰相上。

(3) 太平興國元年(即開寶九年)十二月甲寅，命太祖子及齊王廷美子，並稱皇子，王、石、魏氏三公主並稱皇女。

(4) 太平興國三年，車駕幸武功郡德昭邸，遂幸齊王邸，賜齊王銀

萬兩，絹萬匹，德昭，德芳有差。從太宗初即位時這些措施看來，他對弟侄們顯得頗能一視同仁，自己也是循着「傳弟」這方向走的。而外間亦有「會將以次傳位」之議。不過，政治權力是有排他性的，太宗在未得位之前，固然希望能「傳弟」，「傳長」來滿足他自己初時謀篡帝業的願望，但既已掌握政權，而要他來傳弟傳侄，那就非他心中所甘願了，因而皇室之中，慘事便不斷發生，首七皇弟的是太祖的長子德昭。據宋史燕王德昭傳云：

「(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上大怒曰：『特欲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

德昭死後，德芳繼天，次一對象便要輪到廷美了。因和照所謂金匱誓書的傳位順序來看，太宗死後，廷美是他的法定繼承人。所以，太宗想去掉廷美，甚至比去掉德昭還要急迫，可惜初時沒有人能明瞭他的真意，助成其事。後為趙普窺悉其隱，自願效忠，做成圖套，才以其須有之罪，實現了他們重行攜手合作的陰謀。據宋沈積資通鑑云：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會如京使大名崇萬錫等告秦王廷美鴆毒，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塞姦變。』」

這是他願做幫手的明白表示。從此廷美便陷入了他們的陷阱。現據畢沅續資治通鑑，將有關事跡條舉如下：

(1)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由於這一班次的轉變，可看出太宗對廷美與趙普二人寵信的轉變。)

(2) 太平興國七年三月，金明池水心殿成，帝將泛舟往遊，或告秦王廷美欲乘間竊發，突即，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

(3) 壬子，賜秦王廷美西京甲第一區。

(4) 四月，……會(趙)普廢得(盧)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帝怒，……勒廷美歸私第，復其子德恭、德隆名宦，女韓氏歸落室女雲陽公主之號。……

(5) 已卯，詔秦王廷美男女，並發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
(6) ……丙辰，降封廷美為洛陽縣公，虜州安置。
(7) 雖熙寧元年正月，洛陽縣公廷美至虜州，憂得成疾卒。
丁卯，虜州以聞。

太宗諸帝廷美的願望已達，從此，帝位無弟可傳，也無夫極可傳，只有傳給兒子了。於是又以爲善者的姿態，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小剛愎，長益凶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得居虜，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遂致墮道，痛傷奈何！」乃遣封洛陽王，賜益爲博，爲發哀成服。

從上舉事實，可見廷美之死，全出趙普與太宗的預謀。等到廷美已死，大概太宗自己也覺得對於說兄弟未免太殘忍些，於是說廷美不是他的同母弟。據學沈續資治通鑑云：

「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居殿左，右欲以此時竊發，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諱，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虜州以全宥之。』至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於廷美，蓋無負矣。』」

「吉訃，爲之惻然。宰相對曰：『洛陽特選，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這真是欲蓋彌彰的事，故續資治通鑑考異云：

「李仁甫按太宗此語，逆謂廷美必非杜太后所生，仁甫家臣，未免爲太宗諱惡。惡謂當時朝野，皆知廷美爲太宗同母弟，故太宗逆爲此語，以文其過。而宰相等亦稱：『宮禁中事，非陛下委曲指示，臣等何由知之。』」

「觀防等之對，而宰相之知廷美，真欲蓋彌彰矣。否則諸王、太子族屬，豈有宰相不知之理，尚煩太宗委曲宣示乎？仁甫又以杜太后享年六十，崩時，廷美才十四歲，逆數之，則生廷美時，太后已四十七，以是致疑。竊謂女子年四十七，初非不能生育之期，愛護少子，欲其相代爲君，情理容或有之，未可以太宗草創，執爲定案也。且父子有相隨之義，果如太宗言，則宜祖私其子之乳母而使有

子，是淫也。杜太后又不能容而私出嫁，是妒也。一書而兩彰父母之失，鄉黨自好者恥之，身爲天子，而忌言之不顧，吾知斯言之必極矣矣。」

按宋史魏王廷美傳，明言太祖兄弟五人，廷美居四，而太宗此語，真是自辱先人了。至廷美被罪的原因，最初是說他和盧多遜交通，願太宗官車先平駕。試問太祖在位時，太宗不與廷美恩交遊，怎會在宋皇后命王繼恩宣召應芳入繼帝位時，而王繼恩竟敢違命改召太宗呢？這不是太宗在奉即位以前，也曾暗中與內侍交通嗎？說他陰謀於太宗往遊西池時，將乘間竊發。試問太祖駕崩之夕，太宗不是尚留宮中，這復只與小時，太祖復與何等，當時不是也有獨騎奔鋒的傳疑嗎？說他怨望不遜語，願置無兒等語，試問一個三十餘歲的青年，突遭他人蓄意陷害，豈能毫無反應而喑若寒蟬嗎？總之，這些罪名，是不足以服天下復世人之心的。連他自己的長子元佐，當時也不以爲然，竟因中放廷美不從而得狂疾，則實情如何，可想而知。

三、關於趙普方面：趙普是幽州人，太祖初領宋鎮的時候，就在太祖那裏當書記。以後與太宗密謀推戴成功，因而也就成爲開國的元勳。史稱普少習吏事，寡學術，性深沉有岸谷，多忌刻。他對太祖似乎很忠心，但爲政既專而又貪得，廷臣多恨他。後爲盧多遜所殺，太祖對他的寵信，也就漸漸減滅了。到開元六年八月甲辰，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直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三月才來朝，留京師。那時，盧多遜參知政事，他雖留在京師，仍不得志。據李焘續資治通鑑長編云：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多年，盧多遜益嫉之，鬱鬱行志。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通知澤州，受詔歸國成婚，未幾王廷美驕恣，將有除謀竊發，帝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

「一臣聞國舊臣，爲權倖所沮。」

「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勉之事。帝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置得普書，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師。」

一個欲對付兄弟而苦無合作者，一個欲報復政敵而苦無適當機緣，現在兩相湊合，於是陷害廷美和盧多遜的悲劇，便一幕幕的展開

了。其經過情形，半據賈治通鑑長編記之敘詳，轉錄如下：

「趙普既復相，慮多過益不自安。普屢說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麻痺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帝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擊中書堂吏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史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學防，學士危察，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又多遜自言：「累遭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多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官車早晏駕，盡心事大主。』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我亦願官車早晏駕。』私遣多遜弓箭等，多遜受之。閻密初給事廷美左右，上即位，捕殺直，仍隸秦王府，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勳廷美尤親信之，嘗使來訪聲妓，繼勳估勢取貨，賦污狼藉。樊德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廷美又累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閻懷忠嘗為廷美所遣，詣淮海王徽求庫玉帶、金酒器，懷忠愛做私遺白金百兩、綈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着銀盃錦線，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閻封濟瑯營，燕軍校。至是皆伏罪。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洙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願望鉅冗，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丁丑，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期園以女現，悉配遺裔。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德恭，德隆名皇廷，上梓氏婦落皇女雲陽公主之號。新趙白、閻密等於都門之外，籍其家財。」

這是本案有關各犯的名罪和初步的處置。接着，便將廷美男女並發遣往西京，而意猶未足，又繼續的一幕幕的陸續展開。據前引書云：

「趙普以秦王廷美誘逐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學府上言：『廷美不悔過惡，乞徙遠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美為涪陵州公，房州安置。庚申，命崇徽（一作儀）副使開房道知房州，監察御史兼通判軍州事，他者，各賜白金三百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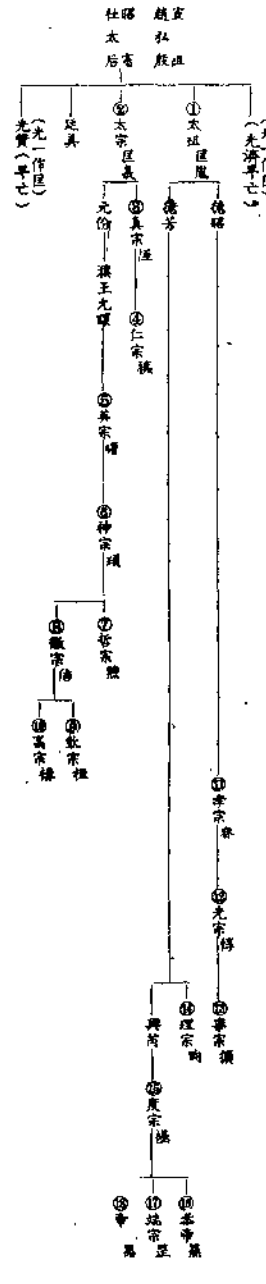
趙普真是一個秉性忌刻的人物，他不但對廷美同書又云：「使用的學防，於利用之權，也不放過。據前引同書又云：『涪陵縣公廷美，既出居房州，趙普恐學防泄漏其言，乃坐符用刑不當。』」

此可見趙普對此事之如何設計及用心。至房州知州開房道和通判軍州事兼府，於任職之初，既受太宗特殊賞賜白金各三百兩，自然奉命惟謹，竭忱報效，而廷美的生命，因也難保了。據前引書云：

「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頗自咎責，因是得成疾而卒（時在雍熙元年春正月）。丁卯，房州以閉。」

可見廷美之在房州，不知幾通關，袁二人多少的迫害，結果竟迫得憂得成疾而卒，甚至死在那灰也不明白，因為史中只有房州報喪的日期，其它都很含糊。以三十三歲的青年，因為傳位問題，竟落得如此下場，這是杜太后和太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德昭早逝，德芳繼天，廷美又被迫憂得成疾而卒，所謂「傳弟一孫來承受，直至高宗以後，才轉由太祖的後裔重繼帝位，那已是南渡以後的事了。為易於明瞭起見，茲將宋之世系，列表如下：



注曰：「敢不如母教。」可見前引各項公私記載，所謂「傳位法弟」，「傳位太宗」，「傳位二弟」，甚至兄弟子姪，迭相逼代等語，其含義殊不一致。假使當時杜太后果有顧命，並由趙普作成誓書，其內容必很明確，不至如此參差。而趙普與太祖一般常情不合。王禹偁的建隆遺事，有人疑其所載不實，故且疑而不說。據宋史杜太后傳，金匱誓書係太后病危時所遺留的訓示。然趙普既可召受顧命，則兼授開封尹的太宗，何不自至同受遺命？而太宗既近在咫尺，且在母病危時，又何以自己不去隨侍，只讓其兄一人侍側？以視其後太祖病危時，急遣赴官的情形，真是相去不啻霄壤。凡此均可謂為執出於常情之外。

(3) 其發現的時間亦不適當。金匱誓書，既為有關帝位繼承的一項重要文件，則於太祖死時，太宗即應取以昭示廷臣，然後名正言順的繼承帝位，何以直至太平興國六年（距即位已五年），如李使大名崇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的時候，趙普才備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烈之事，然後太宗乃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書，并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悔悟呢？

趙普才備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烈之事，然後太宗乃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書，并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悔悟呢？

所以這項誓書，筆者以為係太宗即位之後，因仍有部份人在反對他，他需要覓得合法繼位的根據，乃與一向忠於太祖後始轉向他輸誠的趙普，利用杜太后常常提起的「傳弟」一語，改改誓書的，當初杜太后未必有顧命趙普「書之於紙，藏之金匱」之事。不但金匱誓書不很可靠，連趙普的自烈書，筆者也懷疑它是事後補造，用以旁證金匱誓書是實有其事的。其原文如下：

「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指太宗），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豫聞顧命，知臣在君，願賜記號。」

寥寥四十餘字，甚少自辯之辭，主旨似在說明他曾豫聞顧命而已。就因為它太簡略，各人對它的批評，便不盡同，名張洵對此事批評說：

「開寶中，趙普罷出朝陽，私表自訟，明張洵對此事批評說：推刀，太祖不察，實同金匱，仁人之心，寧過於厚。」

張洵以為趙普自烈書中，故意提及顧命之事，是想藉此來激動太祖，借刀加害太宗的。筆者則以為趙普補造此書之目的，係在加強證明杜

太后確有顧命這回事，使人相信藏之金匱的誓書，也是千真萬確的，或者有人要問，宋史太祖和太宗的本紀，杜太后、魏王廷美及趙普等傳，不是都提及顧命之事嗎？這又涉及宋史真實性的問題。宋史是元代脫脫等根據太祖等歷朝實錄和宋代國史等纂修而成的，而宋太祖和太宗的實錄，均經過兩次重修。據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云：

「今按宋史本紀，太平興國三年，命修太祖實錄。……：真宗初，命錢若水等修太宗實錄。尋又詔呂端、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錄。」

太祖的實錄，真宗為什麼要修改呢？其中必有與後修的太宗實錄互相抵觸之處，本着子為父隱之義，真宗只有重修了。實錄如此，則據此以修改的宋代國史，及元據宋代國史等所修改的宋史，自有與真相不符的了。

總之，就宋初的各種情勢來看，傳位長君，確有其必要。杜太后當時也許口頭說過應該「傳弟」或「傳長」這類話，但未必真的作成誓書，藏之金匱。所謂金匱誓書，可能是太宗為要使其帝位繼承合法化，特與趙普共同偽造而成的。在「傳弟」或「傳長」這一口號之下，太宗是成功了，但德昭和廷美却受到犧牲，這是杜太后當時所想不到，也是太祖所想不到。至太祖所以甘願傳位於太宗，亦未必全由於太后的訓示，在預謀篡奪周旋之初，兄弟間已有某項默契，也說不定。太祖這種一反常例，不傳子而傳弟的舉措，名雖大公，但卻後患無窮。明遺民王夫之的宋論，對此事批評得很恰當，特摘錄於後，以為本文之結束。王夫之宋論云：

「……宋太祖祖德崇氏之托神器於沖人，而傳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傳廷美，三傳德昭，卒相戕而大倫遂裂，豈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彼所知也，免胄不能必之於舜禹，而欲恃趙普之一人，以必之於傳之復乎？……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傳之弟與從子也，不特普之鄭重也。如其不能，則普已行，言已塞，與開顧命之趙普，且笑我為禱，而況拜舞銜恩於太宗之廷者乎？以己子讓與人，雖公而私，觀之不達，雖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不亦愚乎！」

從編纂「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談到各國研究

宋史的現況

宋 喾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十次宋史座談會上報告——

壹 編纂經過

九年前，我在美國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時，起了編纂用中文寫的宋史研究的論文與書籍目錄的念頭。直到今年的十月纔把這本目錄編成並出版。我的自序是這樣說的：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中華文化因時代的推移與空間的擴大，與外來文化的接觸，吸取以至融和，其內容越趨越充實，且彌久而常新。不僅此也，播被近鄰，遠及異邦。近隣如韓國、日本、越南等國，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最深，其研究我中華歷史與文化的成就自非亞洲其他國家所可及。歐美各國研究華學（Sinology），是十九世紀纔開始，以研究中國歷史而言，迨至今日，其重心是放在：（一）漢唐盛世，（二）兩宋時代，與（三）近代中國。

兩宋時代（西元九六〇——一二七九）為近世中國的開始，論文化的發達，可以說是居歷代之首；自唐宋五代印刷術發明以後，宋代文獻留傳下來的也特別豐富；當時工業與商業已相當發達；對外的關係，陸上固以政治為重，然海上是經濟重於政治的。這些或許是宋代歷史特別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研究的原由。

各國學者有組織的研究宋史，是自柴日教授（E. Balazs）於一九五四年在巴黎成立宋史研究計劃（Sung Project）開始的。白氏邀請歐美諸國學者參加，首先進行的研究工作是參考書目的編纂。日本學者組織「宋史提要編纂協力委員會」，於一九

五七年出版「宋史研究文獻目錄」，隔了兩年，「補編」出版，一九六一年又出版了「宋史研究文獻提要」。我國則有「宋史座談會」的組織，出版「宋史研究集」。

編者於一九五六年暑期訪問康橋，拜晤哈佛大學的楊道生教授，他即鼓勵我編纂我國學者研究宋史的論文與書籍目錄。翌年赴華府我駐美大使館任文化專員，得與在國會圖書館工作的史守和先生時常見面，他也知道我的研究興趣所在，所以也鼓勵我進行編纂目錄。

民國四十七年秋歸國，已搜集的卡片近千張，由於許多期刊不易見到，每篇要寫簡短的提要也不可能，於是放棄做提要的念頭。而又在力求完備的想法下，反使編纂工作停下來，直到去年冬天才又繼續編纂，於今年三月在英文中國文化季刊（Chinese Culture）七卷一期刊出「宋史研究論文目錄」，以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至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為斷限。「補編」與「宋史研究文獻提要」則在季刊七卷二期發表。本年六月中旬赴韓、日、美、加等國訪問；注意各國對華學的研究，同時也搜集了些國人研究宋史的書目與書目，八月中旬返國後，着手登錄已刊佈的宋史研究論文目錄及補編，與書籍目錄，印成「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列為中華學院與中國文化學院的史學研究所史學研究目錄第一種。

在編纂過程中，曾參考了下列的論文索引：

一、國學論文索引一至四編 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民國十八年

七月至二十五年六月陸續出版。

二、民國學術論文索引 章著編，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民國四十三年八月出版。以中央研究院史學所收藏的期刊為範圍。

三、中國史學論文索引 上下兩編，北平偽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與北京大學歷史系合編，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月相繼出版。以從清末到抗日戰爭開始（一九〇〇至一九三七）之雜誌為範圍。

四、中國史學論文索引得（一九〇二至一九六二） 余秉權編，香港亞東書社，一九六三年出版。

本目錄收有論文一、七四四篇，分通論、政治、財經、社會、法律、宗教、軍事、教育、理學、科學、史學、歷史地理、文學、藝術、金石考古、學術思想、文化史、目錄及傳記等十九項。書籍二三七種，分通論、史料、政治、對外關係、社會、軍事、法律、經濟、貿易、宗教、學術、教育、哲學、文學、藝術、傳記、年譜、年表、引得、版本及書誌等二十一項。出版以來，發見遺漏的仍然不少，有待於將來編纂補編時再行列入。

今年九月又將各國人士用西方文字撰成的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編成一目錄，分通論、書誌、史學、哲學、宗教、考古、傳記、歷史地理、經濟、法律、社會、政治、教育、藝術、文學與科學等十六項，計一六八目。

有了上述兩種目錄，加上日本人研究宋史的文獻目錄，則世界各國研究宋史的成績，大致可以知道了。拙編的兩種目錄分送給各位，請多予指教。

貳 國人研究宋史的現況

一、研究宋史的四個時期

近六十年來，國人對宋史的研究，根據拙編的「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計收論文一、七四四篇，書籍二三七種。論文部分，最多的是傳記，計三六八篇；次為目錄，計二一四篇；三為財經，一八五篇；四為文學，一八三篇；五為理學，一七二篇；六為政治，一三

七篇。書籍部分，以文學居首，計五八種；傳記三八種；次之：年譜二三種；又次之：通論十六種；第四：藝術十二種，居第五位。

按學術研究需要安定的環境，國人在這六十年中，對學術的研究來說，試分為四個時期：（一）自清末至北伐完成前夕（一九〇五—一九二七），是推翻滿清，締造民國的大時代，但波成北洋軍閥的割據局面；（二）北伐完成至對日抗戰初期（一九二八—一九三八），是全國統一，人民生活安定的時期；（三）自抗日戰爭至勝利以後（一九三九—一九四九），是對日抗戰，繼之共匪叛亂的苦難時期；（四）政府遷台以來的安定繁榮時期（一九四九以來）。作者就本目錄所收入的論文與書籍之發表與出版的時間，按照上列四個時期加以統計，則第一期佔百分之六，第二期佔百分之四十五，第三期佔百分之十三，第四時期佔百分之三十六。而第四時期再細分，則自由中國，包括香港地區，佔百分之六十九，中國大陸則佔百分之三十一。這說明了戰亂阻滯學術研究的事實。

第一個時期國人研究宋史，祇就人物傳記，哲學思想與文學方面努力，作者有王國維、何炳松、吳廷燮、吳其昌、黃節、章炳麟、陳鐘凡、姚大榮、馮毅倫、胡適、顧頡剛等。

自第二時期開始，學術界私私蓬蓬，各大學紛紛出版學報，學術團體也各出年刊、季刊，公私立的學術研究機構也都出版研究期刊。因之研究宋史的方面擴大了，研究人才增多了，研究成果也隨之豐富了。

第三個時期是在苦難中渡過，在抗日戰爭期間，物質條件很差，可是學術研究的風氣未嘗稍減，在後方的若干所大學培育了不少研究人才。當時的大學研究所學生人數不多，可是每人都有優異的成績表現。勝利不久，不平等共匪叛亂，學術界首當其衝，環境反不如抗戰時期的安定。

第四個時期，政府遷台，學人來台者不少，尚有在香港、南洋、及歐美各國定居者，大家努力研究工作。但陷在大陸的學者仍多，十多年來，他們的根本不發表研究心得；有的則在論文的首尾加上一段迎合匪偽政權的「八股」，以利發表，免遭批評。

二、研究宋史的學者簡介

國人研究宋史者衆，就本目錄各條的作者言，約九百餘人。舉其著作較多者有王國維、吳其昌、張蔭麟、陳樂素、全漢昇、白壽彝、金瓶、姚從吾、鄧廣銘、錢穆、森崇斌、夏承燾、唐圭璋、饒銀、陶希聖、李汝波、張家駒、蔣復璁、羅香林、吳德、劉子健、方豪、牟潤孫、陳暉、宋晞、趙鐵寒、程光裕、戴燾燾、孫克寬、林瑞翰、費海環、王德毅等。

王國維先生爲國學大師，其對宋代戲曲史與宋代金石學，有精湛之研究，所著「宋元戲曲史」，傳誦一時。

吳其昌先生研究宋元農田制度，宋代學生于政運動，宋代之地理學史，及朱子的哲學思想與治學方法等，發表論文多篇。

張蔭麟先生的宋史著作等身，對宋代的開國規模、外患與變法，北宋四子的生活，沈括、蘇軾、盧道隆、吳德仁等在科學上的成就，宋太宗繼統考實等，均有專文，散見于清華學報、思想與時代月刊及各報專刊。論文十篇已收入「張蔭麟文集」。但爲文集編者所遺漏的，尚有：「宋朝的開國與開國規模」，「南宋末年的民生與財政」，「北宋的土地分配與社會變動」，「南宋南北社會之差異」，「北宋關於家庭制度之法令」，「宋史兵志補闕」，「南宋之軍隊」，「陸學發微」，「陸九淵」，「劉錡與順昌之戰」自序」，「順昌之戰破敵錄」疏證」，「宋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慕銘銘跋」等十三篇。

陳樂素先生的宋史論著，如「三朝北盟會編考」，「徐夢莘考」，「宋初三館考」，「宋史藝文志序文證誤」，「主客戶對稱與北宋戶部的戶口統計」，及「讀宋史魏杞傳」等，均屬精心之作，極受學術界重視。

錢穆先生對唐宋時代的文化，宋代相權，以及宋明理學等，極有研究，著有「宋明理學概論」等書。近年致力於朱子的研究。

全漢昇先生是研究宋代經濟史的著名學者，其論文大多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計有關宋代的物價、貿易及商業經營等論文達十六篇之多，並著「唐宋帝國與運河」一書。

姚從吾先生以研究宋、遼、金、元關係史著稱，在民國四十八年以前發表論文，已收入「東北史論叢」，爲我國研究這方面的權威學者。

羅崇岐先生是研究宋代制舉，宋遼外交，宋代刑法以及地方行政區劃的演變等，其所撰「宋史地理志考異」，頗受讀者重視。

鄧廣銘先生研究宋代政治史與人物傳記，著作宏富。「平轉而軍事與莊園制度等問題。其所著「宋史職官志考證」與「宋史刑法志考證」等，頗受重視。

張家駒先生研究宋代政治史與人物傳記，著有「趙匡胤傳」，「沈括」等書。

蔣復璁先生以研究宋代政治史著稱，其先後發表之論文已印成專集，曰「宋史新探」。

方豪先生早期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著稱，宋台後撰著「宋史」一書，及有關宋史之論文多篇。

羅香林先生研究滿漢度及南宋末葉的政治，著有「滿漢度研究」等書。

牟潤孫先生研究宋代的摩尼教，及春秋學等，其論文散見于輔仁學誌，台大文史哲學報等。

程光裕先生研究宋代政治經濟史，趙鐵寒先生研究宋代政治史，林瑞翰先生研究五代史及宋代政治史，費海環先生研究宋代的都市生活與人物傳記等。

本人致力於宋代社會經濟史之研究，民國四十七年以前所發表的論文已收入「宋史研究論叢」。

目下在台灣有「宋史研究會」的組織，每月舉行座談會一次，已舉行了二十次。每次由一位會員作專題報告，然後進行討論，收互相切磋之效。同時也出版「宋史研究集」，已出了三輯。

各出版商配合史學的研究，在國立中央圖書館等機構的協助下，先後影印有關宋史研究的古籍不少，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徐松的「宋會要輯稿」，以及「宋刑統」、「宋大詔令集」、「宋五百家詩話芳大全文粹」等，便利研究者

不少。

近年在台北、港等地出版宋史研究的新著，尚有：林天爵的「宋代香奩貿易史稿」，王建秋的「宋代太學與太學生」，吳原的「宋明理學」，范壽康的「朱子及其學說」，劉子健的「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王德毅的「李熹父子年譜」，楊家駱的「緒言治通鑑長編輯要」，胡品清的「李清照」(英文)姜林沫的「辛棄疾傳」，熊公哲的「王安石政略」，孫克寬的「宋元道教之發展」，余又孫的「宋元中日關係史」，饒宗頤的「九龍與南宋史料」及陶晉生的「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等。

三、十七年來大陸共僑研究宋史的情況

前已提及陷在大陸的學者，有的一直緘默，沒有發表任何研究心得；有的在論文頭尾加上一些與全文不相干的「搞過思想的八股」。當然也有些雜憶的文章，大致是出諸中共偽政權孕育下的所謂學者之手。

刊登宋史論文的刊物，主要的是「歷史研究」雙月刊，「考古」與「文物」二期刊，也經常刊登根據與古蹟發現的論文；「文史」，不定期刊，新建設編輯部編，中華書局印行。還有兩種論叢：一是「中華文史論叢」，是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印，一是「歷史論叢」，是仿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華書局出版。至各大學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如中山、復旦、西北、吉林、山東、武漢、四川、雲南、北京、華東師大、華南師範、山西師範等校均有出版。報紙像「光明日報」的專刊也刊登研究短文。譬如有關李清照的文章，有「一度是替二連三的見於該報，連頌然是一套手法」。

舊籍新印，是共區近年來出版現象之一，皆由中華書局出版，例如宋人文集中的「水心文集」，經新式標點後重新排印，沒有用簡體字，改稱爲「紫滄集」，前面有呂振羽的「論紫滄思想」一文，第二段就是「列寧說……」「毛澤東說……」不相干的八股文字。宋人文集與筆記同樣的方式排印出來的還有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龍元興的「文昌雜錄」，金盞之的「新編醉翁談錄」，「圖書見藏」的「費耳集」，張溪的「雲谷雜記」，林景熙的「霽山集」，及劉

斧的「青瑣高議」等。近人陳垣的「南宋河北新道教考」，在一九六三年也由中華書局重印。

其次是史料彙編。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之初，搞農民翻身運動很起勁，所以也彙編了些農民暴動的史料，如蘇金源、李春樹合編的「宋代三次農民起義史料彙編」，是以(一)王小波、李順之亂，(二)方臘之亂，(三)鍾相、楊么之亂的史料排印成冊的。且附入這方面有關的論文三十六篇的目錄，都是搞運動時各地報章雜誌上的應聲文章。

至宋史新書可得而言者：有漆俠的「王安石變法」，沈起輝的「宋金戰爭史略」，錢寶琮等的「宋元數學史論文集」。鄧廣銘的「王安石」、「辛棄疾傳」，朱東潤的「陸游研究」，及戴裔隱的「宋代鈔票制度研究」等。戴書是從前國立中山大學的碩士論文，民國三十七年已經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完成，因共匪叛亂而未出版，到一九五七年，用原來的紙型印行。

叁 日本研究宋史的現況

日本學者研究宋史的成就，根據東洋文庫宋史提要編纂協力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宋代研究文獻目錄」，與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補編」，年限始自明治初年，迄至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七)，收入的論文二、四四九篇，書籍六〇五種。其範圍是包括了唐宋、五代、宋、遼、金、西夏、蒙元等朝代，如諸國史中包含了高麗史、安南史及南洋諸國史等，且把日本各公私文庫的書目，東洋史研究類目都列入。如果單以宋史爲範圍，當不列此數。

該目錄是分類的，論文部分以美術史爲最多，達五二一篇；次爲經濟史，達三六九篇；三爲學術思想史(附教育)，凡一九五篇；四爲宗教史，凡一九四篇；五爲法制史，達一一七篇。書籍部分，亦以美術史居首位，達一七二種；次爲經濟史，凡一六七種；第三是學術思想史，凡七〇種；第四是論文集，計六二種；第五是文學史，凡四二種。

上述的論文與書籍，著名的作者，在美術史方面：(一)繪畫，當推瀧精一、內藤湖南；(二)書道，當推神田喜一郎；(三)工藝，